

美国最知名的奇幻大师倾力巨献

一部关于魔法、关于爱的巨著，一部可引领孩子成长的传奇巨作

荣获《纽约时报》最畅销作品殊荣

AMAZON网站排行榜前十作品



Forest Mage

A full master of the epic fantasy. —Tulsa World

森林魔法师^上

〔美〕罗苹·荷布/著

陈佳宁 阮洋/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森林魔法师^上

〔美〕罗苹·荷布 / 著
陈佳宁 阮洋 / 译

Forest Mage

Robin Hobb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森林魔法师 / (美) 荷布 (Hobb, R.) 著; 陈佳宁, 阮洋译.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0. 11

书名原文: Forest Mage

ISBN 978 - 7- 5127- 0060- 4

I. ①森… II. ①荷…②陈…③阮…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3498 号

Copyright © 2006 by Robin Hob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2009- 3224

森林魔法师

著 者: [美] 罗苹·荷布

译 者: 陈佳宁 阮 洋

选题策划: 钱 丽

责任编辑: 钱 丽 纪 辉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

出 版: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0 × 230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5127- 0060- 4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1	1. 森林之梦
18	2. 归 途
27	3. 纺锤之舞
43	4. 绝 食
54	5. 罗斯的婚礼
73	6. 鸿雁之日
91	7. 德瓦拉
107	8. 裁 决
121	9. 瘟 疫
135	10. 逃 离
155	11. 佛兰纳威
167	12. 国王大道
187	13. 布埃尔·希区
209	14. 盖缇司之旅

1. 森林之梦

森林里弥漫着一股芬芳，它并非来自一朵花或是一片叶，也不是黑色碎土的丰腴清香或者熟透多汁的水果散发出的甜味。细细品味，这股香味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经过阳光的触摸，汲取它们的精华，淡雅的轻风又把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她闻起来就是那种味道。

我们一起躺在树荫下。高高的树蓬柔和地摆动，明亮的阳光随着微风在我们身上曼妙起舞。树藤和蔓条垂下，仿佛是为我们织成的绿色罗帐。厚厚的苔藓衬着我赤裸的背，她柔软的手臂则是我的枕头。蔓生植物用它们的树叶和淡绿色的花朵，为我们的幽会处安上了窗帘。萼片从花朵肥厚的花瓣下探出头来，沾满黄色的花粉。黑纹深橘色翅膀的巨型蝴蝶在花丛中左顾右盼，其中一只落到了我爱人的肩膀上，在她柔软的、带着斑点的香肌上行走。我看着它展开黑色蜷曲的口唇去品尝沾湿她肌肤的汗液，我可真嫉妒它。

我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中，内心激情澎湃。我抬起手臂去阻止蝴蝶继续探索，它英勇无畏地爬上了我的手指。我把蝴蝶放在爱人浓密蓬乱的头发上充当头饰。在我的触碰下，她醒了。她有一双淡褐色的眼睛，绿色里掺着柔和的棕色。她微笑着，我凑过去亲吻她。她丰满的胸脯挤压着我，令人吃惊的柔软。

“对不起，”我从热吻中回过神来，温柔地说，“我不得不杀了你。”

“我知道，”她双眼含着悲凄之色，但依旧充满爱意，话语里没有怨恨，“淡然面对吧，士兵之子。该来的终究会到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你现在属于灵魔了，无论它要你做什么，你只能照它的意愿去做。”

“但我杀了你。我爱你，我却杀了你。”

她温柔地笑了：“我们不会像另一些人那样死去。”

“你还活着？”我问她。我从她怀里站起，俯视着她，她隆起的腹部拆穿了她的谎言。我的剑在她身上开了个大口子，她的内脏从那道纵深的伤口里流了出来，铺在我们之间的苔藓上。它们是粉红色的，带着肝脏的灰色，卷曲缠绕着像一堆胖虫子。它们堆积起来摩擦着我裸露的大腿，温暖而柔软。她的鲜血濡湿了我的下体，我想尖叫却发不出声。我努力推开她，但我们已经疯长在了一起。

“奈瓦尔！”

我在战栗中醒来，坐在铺位上，张着嘴无声地喘息。一个高大苍白的影形看着我。我惊恐万分，直到我认出那是崔斯特。

“你在梦中哀号。”崔斯特告诉我。

我不由自主地摩挲着大腿，又举起手凑近脸。在透过窗子的惨淡月光下，它们毫无血色。

“那只不过是一个梦。”崔斯特提醒我。

“对不起，”我羞愧地嘟哝，“对不起，我太吵了。”

“你不是唯一一个做噩梦的。”崔斯特坐在我床边，他的身体曾经灵活而且柔韧，而现在却骨瘦如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他咳嗽了两声，又不断喘息着。

“知道我梦见了什么？”不等我回答他就说开了，“我梦到我死于斯班克瘟疫，阿弥喀思医生让他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外面去，和其他尸体堆在一起。他们把我扔进深深的尸坑里，把生石灰撒在我身上。我梦见我在坑底醒了过来，被压在那些散发着尿液和污秽物的恶臭的尸体之下，石灰灼烧着我。我努力想爬出坑去，但他们只是继续往我身上丢尸体。我又抓又推，想打开一条路，爬过那些腐骨烂肉，拼命从坑里逃出去。接着，我发现我正在内特的尸体上爬过。他死透了，尸体已经腐烂，然而他双眼圆睁，问我：‘为什么是我，崔斯特？为什么是我，不是你？’”崔斯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肩膀紧缩。

“那只是梦，崔斯特。”我轻轻地说。我们的周围睡着其他在瘟疫中幸存的一年级新生。一些人在咳嗽，另一些在说梦话，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崔斯特是对的，我们这些人中能安然入睡的人寥寥无几。“那些不过是梦，都结束了。瘟疫和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活下来了。”

“你说得倒轻松。你是痊愈了，从里到外都彻底恢复了健康。”他站了起来，睡衣挂在他宽大的骨架上。在昏暗的寝室里，他的双目如深邃的暗洞，“也许我活了下来，但那瘟疫将一直影响我，直到我进棺材。早晨的集合我几乎挺不过去，作为一个士兵，我完了，我永远都不能过上我向往的生活了。”

崔斯特站了起来，拖着脚离开我的床边，走回到自己的床铺。坐回到铺位上时，他又大口地喘气。

我慢慢地躺了回去，听到崔斯特咳嗽着倒在床上。他也受着噩梦的折磨，这对我来说很不好受。

我想起树女，又打起了哆嗦。她死了，我向自己保证，她再也不能干扰我的生活了，我杀了她。我杀了她，还拿回了我被她偷走、诱惑的那一部分灵魂。她再也不能控制我了，那只是一个梦。我深呼吸，把枕头翻了过来，把头深埋进那冰凉里。我不敢合上双眼，唯恐又一次跌入梦魇。我将注意力放在眼前，努力把黑夜的恐怖推开。

在黑暗中，幸存的伙伴们在我的周围躺着。柏林汉舍的寝室是一个很长的开放式房间，每端各有一扇窗，两排床铺靠在长长的两墙旁。这儿有四十张床，但只有三分之一有人睡。勒宾上校，国王的皇家骑兵学院的司令官，已经把老贵族和新贵族的子弟混编在了一起，又召回了今年早些时候被刷掉的军校生。然而，即使那样，也无法补充我们损失的人员。上校已经宣布了我们平等的，但是我觉得，恐怕只能假以时日，通过彼此熟悉，才能消除贵族子弟们和我们这些人之间的沟壑——我们的父亲能获得一个头衔，仅仅是因为国王酬谢他们战功才赐予的。

勒宾是迫于需要才把我们混编的，横扫整个学院的斯班克瘟疫已经把我们打败了。我们一年级新生班人数减半；二年级和三年级损失惨重，和我们不相上下。在那场超自然的劫难里，讲师和学生相继死去。勒宾上校竭尽所能重组学院，努力恢复秩序，但伤痛仍未抚平。斯班克瘟疫让我们失去了一批未来的军官，杰尼亚军队在今后的岁月里会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那也是斯班克人运用他们的灵魔在我们中间传播疾病的目的。

在我们步履蹒跚地迈向新年之际，学院内的士气也被打压了。并不是因为瘟疫造成的死亡数字，尽管那已经足够糟糕——瘟疫在人群中来去自如，肆意屠戮，向往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青年最后死在了自己的床上，泡在自己的尿液、呕吐物里，哭着喊妈妈。我们曾经相信自己是年轻的英

雄，充满力量、勇气和对生命的渴望；而瘟疫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凡人，脆弱得就像臂弯里的婴儿。

勒宾上校第一次让我们按照旧队形在操练场上集合的时候，他让我们看看周围，有多少伙伴已经离我们而去。然后，他发表了一次演讲，告诉我们瘟疫只是我们经历的第一场战役，瘟疫不会管你是旧贵族还是新贵族，刀剑和枪弹同样也不会长眼睛。

当他在把我们编入精简了的新队伍时，我认真思考了他的话。我很怀疑他是否真的认识到斯班克瘟疫不是一场天降的疫病而是一场针对我们的袭击，斯班克从杰尼亚遥远的东部前线送来“沙舞者”，就是为了在我们的城市散播瘟疫，它们成功地制造了混乱，削弱了我们的士兵队伍。而我居然成了他们发动袭击的引子。要不是因为我，它们永远都没法用那种办法袭击我们。

我无意中成了斯班克和树女的帮凶，但那不是我的错，我告诉自己，我只是被她的力量控制了。父亲把我交给一个平原战士训练，德瓦拉几乎用他的“教学法”害死我。最后，他决定把我带进他人民的灵魔世界里，好“让我变成奇多纳战士”。

我愚蠢地同意他带我进入他们的世界里，他告诉我可以与他们的敌人战斗来赢得敬重和荣誉。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之后，最后挡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胖老太婆——树女。我在皇家骑士精神的熏陶下长大，无法对一个老妇人挥剑相向。由于那份用错了地方的正义感，我倒在了她面前。她从德瓦拉那里“偷走”了我、利用了我，我的一部分留在了她的精神世界里。就在我长大、进入学院后，树女把我的那部分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没有斑点的斯班克。通过他，她监视我们，阴谋计划用斯班克瘟疫毁灭我们。她的使者化妆成被俘的舞者，进入古塔尔斯参加暗夜狂欢节。而我身体里的斯班克控制了我。我发出信号通知沙舞者，他们的目的地到了。围观者以为他们正在欣赏一场原始的舞蹈，但其实他们正在尘土飞扬中呼吸瘴气。当我和伙伴们离开狂欢节庆典时，我们已经被感染了，疾病开始在整个古塔尔斯蔓延。

在愈来愈黑暗的寝室里，我在床上翻过身，把枕头拍打成型。我哀求自己，别再想着我是怎么样背叛我自己的人民的，想想我是怎么救他们的。

的确，我救了他们。在堂妹艾苹妮的帮助下，我终于回到树女的世界

与她一决高下。我不单单赢回了被她偷走的灵魂碎片，我还杀了她。我切断了她与我们世界的联系，她对我的控制结束了。我又一次变得完整了。

我回到了学院，在军事训练重新恢复后的日日夜夜里，我发现当我融合了另一个陌生的我时，我还获得了他的记忆。他关于树女和那个世界的回忆是我那些瑰丽梦境的来源，在梦里我行走于未被人染指的原始森林，和一个令人惊奇的女人在一起。另一个自我正在影响着我的成长，我努力尝试接纳那些完全不同的感情和思想，而我原以为我所熟悉的那个自我，会拒绝这样湮神且难以忍受的融合的。

我杀了树女，而且我并不后悔那样做。她摧残生命，仅仅是出于对灵魔的兴趣，从人们的灵魂里汲取灵魔。我最好的朋友，思宾克，还有艾苹妮已经成了她的受害者。我为了救他们而杀了她，同时，我也救了自己，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在白天，我通常不会想这些问题；而到了晚上我徜徉在半梦半醒之间，一种可怕的悲伤和内疚充满了我的心，斯班克自我在悔恨杀死了自己的爱人。

然而他是我，我是我。在梦里，他也许可以暂时左右我的想法，但在白天，我依旧是奈瓦尔·伯维勒，我父亲的儿子，国王未来的骑兵指挥官。我胜利了，我还将继续获胜。我将用我余生的每一天，尽我所能地补偿另一个自我所犯下的背叛罪行。

我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无法再次入眠。我试着安抚自己，我们经历的这场瘟疫从某种意义上锤炼了我们，它使我们团结一致。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逐渐了解“旧贵族”新生，在第一年的那些时间里导致我们分裂的那些恶性竞争现在已经彻底消失。我们似乎已经真的成为一个整体，可以自由交流，我甚至有些奇怪为什么自己以前那么厌恶他们。比起他们在前线的弟兄们，他们也许更世故、更优雅一些，但他们仍然是和我们一样的一年级新生，被同样的处罚制度和任务压迫着。勒宾上校把我们编成了新的巡逻队。虽然如此，我最亲近的朋友仍然是老巡逻队里幸存下来的四个成员。

思宾克因身体原因被迫退伍，劳瑞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觉得，他漫不经心的态度和粗鲁的言辞对充满了铁规严律的生活来说是一种不错的调剂。只要我郁郁寡欢或者变得太沉默，劳瑞就会和我胡闹调侃，让我走向正轨。在我的老队友里，他改变得最少。而崔斯特，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英挺的军校生了，与他擦肩而过的死神偷走了他的健康

和自信。现在即使他大笑时，也总带着一种苦涩。考特狂热地想念着内特，他承受着失去内特的悲痛，尽管他恢复了健康，可失去了朋友，让他变得有些忧郁木讷，看上去没有生气。胖高德还是那么笨重，但他看上去更满足于自己的境遇，显得更有威严了。当瘟疫看上去要毁灭一切的时候，高德的父母和他未婚妻的父母同意他们早一点结婚，品尝生命允许他们品尝的那一小点东西。命运女神垂青于他们，他们毫发无损地躲过了瘟疫。尽管高德依然被所有人戏弄，但他已婚人士的身份给了他认同感，他似乎有了肚量，幼稚的嘲讽不会影响的价值观。他的妻子每周都来看他。赛莱玛是一个有着黑色大眼睛和黑色卷发的小可人，她彻底迷上了“我亲爱的高迪^①”，她经常这样亲昵地称呼他。他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她身上，慢慢地疏远了我们。他现在看上去比其他一年级新生都要老成，他用一种狂野的决心进行他的学业。我以前就知道他擅长数学和工程，现在他的表现证明他不再掩饰他睿智的头脑了。勒宾上校已经找过他一次，为他规划未来。他不让高德继续读新生数学课程，而给了他书让他独立学习。我们依然是朋友，但是没了思宾克，我们不再长时间待在一起了。只有在我们收到思宾克的信时才会聊上半天。

思宾克仍会给我们写信，他在瘟疫中幸存了下来，但军人事业却宣告终结。他的字迹比他得病前扭曲得更厉害，他没有抱怨或是苦苦执着于自己的命运，但简短的信件却告诉了我他希望的破碎——一个安分守己的次子的平淡生活和思宾克以前建功立业平步青云的理想相去甚远。他的关节一直都很疼，而且长时间的读写会使他头痛。

艾苹妮写给我的信则带着幼稚的开朗，总是啰啰嗦嗦地说着孩子气的话，总是写她在枯燥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艾苹妮以放弃我大伯的财产和古塔尔斯年代久远的房子作为代价，过上了一个前线军人妻子的生活。她曾经告诉我她可以做一个军人的好妻子，但是看上去她最终将会是她残废丈夫的保姆。他们将依靠思宾克兄弟的接济过活，得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尽管他的兄长十分喜爱思宾克，但对他而言要分出微薄财产的一部分照顾他的弟弟和弟媳依然困难重重。

在黑暗中，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崔斯特是对的，我承认，我们都无法拥有我们曾经希望过的生活。我暗暗地为我们所有人祈祷，然后合上眼睛

① 高德的昵称。

尽量睡着，直到曙光将我们唤醒。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感到疲惫不堪。劳瑞试着把我拉进早餐闲谈，但我的回答总是言简意赅，其他人也都没接他的玩笑话茬。

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工程绘图。我原本很喜欢毛上尉教的这门课，但是瘟疫夺走了毛上尉的生命。沃多军士，一个三年级的军校生被推上了讲台成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他好像认为纪律比知识更重要，常常指责随意提问问题的学员。毛上尉铺满地图和模型的凌乱房间已经被打扫干净了，整齐的课桌椅和冗长的讲课替代了毛上尉的实验性教学，我觉得再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

相反地，贝利中尉教军事史教得更好，他的授课面远比教材范围广。有一天他讲到了杰尼亚和平原人之间的冲突。

“兰德辛，我们的老对手，一直把杰尼亚当成了眼中钉。在战败后，杰尼亚不得不拱手让出了西海岸的领土。特罗文国王别无选择，只能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东方和那边无人占领的土地。游牧民长期出没于内陆的大草原和高地上，但他们是原始的部落，没有集权政府，没有国王，居无定所。杰尼亚向东部扩张时，他们和我们作战，然而他们的弓箭和长矛无法和我们先进的武器抗衡，我们打败了他们。

“自从杰尼亚统治了平原人和他们的土地，开始指导平原人建造真正的城镇，取代了原先的暂居地。平原人不再烧杀抢掠，而是开始种植粮食畜养牲畜；大部分游牧民的骏马被用来犁地的耕马取代，他们的孩子开始第一次享受学习和书写的好处；他们接受了善神的知识，取代了他们一度依靠的、难以捉摸的灵魔。”

洛佛特举起手，在贝利准许之前他就开口问道：“那么他们怎么办？呃，那些守旧者，长官？我听人说过有些人想把土地还给平原人，让他们回去像野兽那样生活。”

“要获得允许才能提问，学员。你的看法根本不能算是问题，不过我可以回答你。有人觉得我们对平原人生活方式做出了过激的改变，这种改变来得太突然，让平原人无法适应。在某些事情上，他们也许是对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忽视了事实。不过，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放缓对平原人的文明指引，或者干脆无视我们对他们应尽的义务，事情会更好一些吗？

“记住，平原人以前依赖原始的灵魔和咒语，现在他们和灵魔断了关

系。难道我们的责任不是用现代的生活工具去取代灵魔吗？钢铁是我们现代社会的脊梁，我们给他们的耕田铁犁取代了劫粮队的‘搜寻灵魔’。燧石和火镰成了必需品，因为他们的灵魔再也不能从木材里召唤出火焰。平原人现在安居乐业，从水井里汲取井水，他们不需要以前在漫长旅途中用以寻找水源的水灵魔了。离群的风巫师现在也难得一见，他们的飞毯和御水而行的小船成了传说。”

贝利中尉的话让我感到悲伤，我想起在来古塔尔斯途中瞥见的那个风巫师，他张开自己小小的帆兜住召唤出来的风，他的小船飞速逆流而上，那一幕对我来说既动人又神秘。然而我又揪心地想起那一切是怎样结束的——我们船上的醉鬼用枪把他的帆打成了筛子，他们所用的铁制子弹也打断了巫师的灵魔，他的小船翻了。我相信他溺死在了那里，成了年轻贵族胡闹的牺牲品。

“子弹可以杀人，它带着冰冷的钢铁打败了灵魔。”讲师的话把我从白日梦中拉了回来。

“我们的先进文明取代平原人的原始社会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他大声说道，“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傲慢，请记住我们自己也是更高技术的牺牲品，兰德辛发展了科技，使得他们的大炮和长枪比我们打得更准更远时，他们就有能力打败我们，占领我们沿海的行省。尽管我们怨恨他们，但这就是自然规律，一旦他们取得军事技术上的领先，他们就能从我们这里夺走他们想要的一切。切记，各位学员，我们正在迈进一个科技的时代。”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对平原人的征服。我们以前用枪弹射杀平原战士，用武力镇守疆界，但我们没能扩张领土。只有等到一些聪明人发现铁弹头能对他们造成伤害，能够摧毁他们的灵魔时，我们才能踏上他们的土地，用我们的意志左右他们。子弹的缺点，在于它不可以像弹丸那样能被方便地回收，但这样的缺点被我们的战术优势弥补了，我们打败了平原人。先生们，我们对平原人领土的进军势如破竹，正如我们被兰德辛人打败一样，平原人要么被新科技抹杀，要么就学着和它共存。”

“那么你认为，我们用铁蹄踏过他们头顶是我们的权力了？”洛佛特用他东部的方式问道。

“举手，获得允许后再发言，学员。你之前已经被警告过了，扣三分。是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力。善神赐给了我们办法，去打败平原人，繁荣那片曾经只有牧羊人和野兽居住的地方。我们将把文明带给中原，恩泽

众生。”

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我们双方阵亡的将士得到了多少恩惠。我猛地摇了摇头，毅然把这种愤世嫉俗的想法赶出自己的脑子。我是皇家骑兵学院的学生，是士兵之子，我将追随父亲的脚步，我不是为了质疑世界的法则而生的。如果善神想让我思考命运或者质疑我们扩张行动的道德问题，他会让我生来就是一个三子，去当个牧师。

下课的时候，我吹干了笔记上的墨迹，合上书本，跟着队友排队回宿舍。春天尚未完全来临，风中仍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但站在房间外呼吸新鲜空气依然让人感到惬意。我试着把关于平原人的悲观看法驱除，就如我们讲师所说的，那是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我算什么，能抗拒它？回到寝室时，看见我的铺位上有一封艾苹妮寄来的厚厚的信。其他学员赶着去吃午饭先走了，我独自坐在床铺上，拆开了她的信。

信的开头和往常一样，艾苹妮照例询问我的健康和学习。她告诉我她已经安全抵达了苦泉，这第一封抵达新家的信里充满了乐观情绪，但是我察觉到了她似乎意识到了希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坐在铺位上，带着疑惑和同情读了下去。

在家里，女主人干活和男人一样勤勉。俗话说：“男人只是日起而作，日落而息，而女人则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儿！”这句话用在凯斯特女士的家里正合适。在晚餐过后的时光里，光线昏暗，你觉得大伙儿应该休息休息，有个人给大家读读书，或者演奏一段音乐，让大家的神经放松片刻。然而女人们永不停歇的双手必须继续干着那些琐事，比如剥干豌豆，用梭子纺毛线，拆开旧的绒线衫和毯子——这些毛线可以另作他用。凯斯特女士不浪费任何东西，不论是一块破布还是一寸光阴。

“思宾克和我有了一个可爱的房子，用石头造的。它原本是间牛奶场，在最后两头奶牛死后就被废弃了。凯斯特女士知道我们要来，她认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屋子，于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她让女儿尽可能地清理那间房子，重新加固它。屋子的内墙刚刚刷上了白石灰，思宾克的姐姐送给我们的棉被是她自己缝的，原本打算做自己嫁妆的。房子不大，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床靠在角落，我们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则放在那扇可以观赏空旷山坡的窗子边。思宾克告诉我春天到了，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满山的鲜花。这里感觉又土又怪，但还蛮有趣的。思宾克说等他身体好些了，他就要铺新地板，再用滚刨修一下门，好让它和门框贴得更紧。我想，明天冬

天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小家像干爽的鸟巢一样舒适。眼下，当寒风在门边呼啸时我问自己：‘我不是真心想和地鼠一样，白天蹦蹦跳跳，晚上找个洞安身吗？我当然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然后在我简单的生活里找到同样多的乐趣。’这样，我就知足了。”

“你堂妹想变成地鼠？”劳瑞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转过头，发现他正从我背后偷看。我愤怒地看了他一眼，他恬不知耻地笑了。

“你太无礼了，劳瑞。”

“抱歉！”他露齿一笑，“我不该偷看的，但我觉得是你堂妹写的，也许有些好玩的段子。”他躲过我虚张声势的攻击，然后吓唬我说，“最好不要打我，学员，现在我的军衔比你高。对了，我给你带了口信，阿弥喀思大夫要你去见他。他还说，如果你觉得每周随访的事没必要，他就会硬性规定你这么做。”

“哦。”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不想去见那脾气火爆的老头，但是我也不想惹毛他，我还欠他的情。我收起艾辛妮的信，叹了口气站起身。

阿弥喀思大夫已经用他粗鲁的方式成为了我的朋友。他在瘟疫流行的期间显出了超人般的能力，目不交睫地忙碌奔波，照顾成百上千的患病学员。没有他，我不可能活下来。那场瘟疫迷住了他，他正在写一份总结最近观察疫情爆发结果的学术报告，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野心，想弄清楚它的传播方式，再记录下哪种办法可以挽救生命。他告诉我，观察我这么严重的病情还能奇迹般康复的病例，是研究的一部分。但我却已经厌倦了，每周他都戳我刺我，给我做检查。他和我说话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康复，我可不想每次见到他都唤起那段回忆，我现在只想忘了那些可怕的事情。

“是的？”我问劳瑞。

“是的，学员。”他肯定地回答，他袖子上的军阶臂章表明我最好马上就go去。

“我会错过午饭的。”我抗议道。

“少吃一两顿对你来说没什么坏处。”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愤怒地看着他，但他只是露齿而笑。我赶往医务室。

在最近寥寥无几的暖和天气里，一些树误以为春天到了，勇敢地开着白色和粉色的花。清洁工已经在干活儿了，枝杈上的积雪都被清理干净了，绿色植物被修剪得像天鹅绒。

我经过一个巨大的花床，这儿种着一排排球茎花，它们绿色的花茎已经长高了，很快，这里将挤满怒放的郁金香。我扭过脸去，清楚地知道在那些整齐的队列下躺着什么。一个孤零零的墓碑阴郁地伫立在花园的中央，上面只刻着：我们尊敬的烈士。下面的墓穴葬着我许许多多的伙伴。当瘟疫蔓延的时候，学院就被隔离了。死者被运出医务室和宿舍，一开始排成列，后来堆成了堆。我那时是病人，没有目睹那成山的尸体，也没有看到到处乱窜的耗子，食腐的鸟无视彻骨的寒冷前来欢聚饕宴。后来，阿弥喀思大夫下令挖出那深不见底的大坑，把尸体连同一层接一层的生石灰和泥土一起埋进去。

内特在那下面，我试着不去想他的肉正从骨头上烂下来，或者大批的尸体在这种污秽的墓穴里互相纠缠在一起。内特命不该如此，他们都命不该如此。新生里有人说这个墓穴是“呕吐物和尿尿之战纪念碑”，这话对所有人都是种亵渎。

我迎着寒风，竖起衣领，穿过夕阳，快步走过修剪整齐的花园。

在医务室的门前我犹豫了，咬了咬牙，然后走了进去。空荡荡的走廊闻上去有一股碱性肥皂和氨水的气味，但在我心里，疫病的瘴气依旧固执地留在了这个地方。我对阿弥喀思大夫可以坚持把他的办公室留在这里感到惊讶。要是让我处置这里，我会把医务室烧成一片焦土，然后在其他地方另造一座。

我轻叩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大夫蛮横地命令我进去。成堆的管子里飘出的云雾掩住了房间，熏染了空气。“学员伯维勒奉令报道，长官。”我自报家门。

他从凌乱的桌子边推开椅子站了起来，用他惯用的姿势摘下眼镜。他上下打量着我，我感受到了他目光里的审视意味。“学员，我的研究极富重要性，如果你不主动合作，我就会强制命令你。你必须按时来，清楚吗？”

大夫的遣词造句比他的嗓音更粗糙，但他几乎已经在把我当做平辈交谈了。“我会合作的，长官。”正如所保证的那样，我开始解制服纽扣。突然，一颗扣子崩开了，弹了出来，飞过了办公室。

大夫挑起了眉毛。“还在发胖，我想。”

“我向来在长高前长胖。”我戒备地说。这是他第三次提到我的体重问题了，我觉得他有点刻薄。“这当然比我像崔斯特那样瘦成根麻秆好。”

“学员威索姆在疫病康复期的反应是正常的，你却不一样。‘胖比瘦好’，这说法还有待观察。”他呆板地回答道，“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肠胃怎么样？”

“我觉得一切正常。”

我说话的时候，他靠得更近了，好像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样东西。他检查了我的身体，看了我的耳朵、眼睛和鼻子，然后听了我的心跳和呼吸。他让我在一个小圈子里跑了足有五分钟，然后又听了我的心跳和肺部反应。他草草写下一大段话，记下了我的身高，问我昨天开始到现在吃了什么。因为我只吃了学院供给的乱七八糟的配给食品，这问题倒不难回答。

“但你还是在发胖，即使你没有多吃？”他问我，仿佛在质疑我。

“我的零用钱花光了，”我对他说，“我现在吃的和以前一样多，也许是因为我又开始发育猛长了。”

“嗯，你真相信是这样，是吧？”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这带着点敷衍的性质。他弯腰捡回我的纽扣，把它递到我手上。“最好把它缝得牢些，学员。”他把我的记录放进一个文件夹，又叹了口气坐下，“你几个星期后要回家，对不对？去参加你妹妹的婚礼？”

“是去参加我哥哥的婚礼，长官。我的父亲写信给勒宾上校，请求他准许我的假。上校告诉我，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同意学员请一个月假去参加婚礼，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觉得我请假回来后赶上进度。”

医生连连点头，他微微撅起嘴唇，过了会儿才说道：“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回趟家。打算坐船走？”

“一段路坐船，剩下的路我骑马，这可比坐在船上逆流而上快多了。我的瑟洛弗提有段时间没锻炼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应该都能恢复点状态。”

他陷进办公椅里，疲惫地微笑着：“嗯，让我们祈祷事如所愿。你可以回去了，奈瓦尔。但是下星期如果你还在这儿的话，必须得来检查，别再让我提醒你。”

“是，长官。”我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您的研究进行得怎么样了？”

“进展缓慢。”大夫脸色阴沉，“我和同事们的意见有分歧，他们中大多数坚持寻找治愈疫病的方法，而我觉得必须找出瘟疫的源头和预防方法。一旦瘟疫流行，人们将相继死去。一旦疫情在人群中爆发，比起治愈

病人，阻止它的传播能拯救更多人的性命。”他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的回忆正在折磨他。他清了清嗓子又说：“我仔细推敲了你关于沙尘的假设，我完全看不出那是病源。”大夫说话的语气就像我是他的同事，他靠回椅背上，“你知道，我相信瘟疫的高致命性和快速传播性意味着性接触不可能是唯一的传播途径，但我仍相信最严重的病例是由性接触引起的……”

他顿了顿，我觉得他是在给我机会让我承认我和斯班克女人做过爱。但我还是保持沉默，我没干过那种事，起码在身体上没有。如果皇家骑兵能够从梦境里感染性病，那么我们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从学院毕业了。

他终于说了下去：“斯班克在跳沙尘舞的时候在沙尘里投放了某种东西——这理论挺有吸引力。在患病学员病重得没法说话之前，我尽可能地从他们那里收集信息，不幸的是，那个时候好多人都已神志不清，所以我们永远没法确切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去看了沙尘之舞。你的理论中有几个问题。首先，起码有一个学员劳瑞·哈特下士，他观看了沙尘之舞而完全没有发病。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他也承认，呃……不止一次和斯班克们直接接触，而没有染上病。不过即使我们把劳瑞作为一个极个别的个案放到一边，你的理论中依然存在其他问题。就是斯班克自己跳舞的时候也暴露在瘴气里，他们也在冒着殃及自己生命的危险吧？我不这样认为，在你打断我之前——”在我吸了口气打算说话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记住，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斯班克瘟疫。我看到的第一次瘟疫爆发是在屏障山脉，在疫情爆发前斯班克人跳了一场沙尘之舞，但是很多斯班克小孩也被感染了。我几乎无法相信，那些生番会故意让自己的小孩感染上那么致命的疾病，仅仅是为了报复我们。当然，我也可以假设沙尘的确可能传染疾病，而斯班克人不知道。像斯班克人那种单纯的原始人经常不知道疾病有病源，是可以预防的。”

“也许他们是自愿面对那疾病的。也许他们觉得那疾病更像，呃……更像是一种用灵魔进行的优胜劣汰。幸存下来的孩子可以继续生活，死去的则踏上往生之路。”

阿弥喀思大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奈瓦尔，我是一个医生。我们不能用想象出来的疯狂意象去让一个说法听上去有道理，我们必须用事实去证明理论，而不是编造内容去填充观点。”

我吸了一口气想说话，然后又一次打了退堂鼓。我只梦到沙尘引发了疾病，我的“斯班克的那一面”坚信这点，但也许我那斯班克的一半只是